

独——立——文——丛

邱华栋 著

后视镜

海豚出版社

— 文 —
丛

后视镜

邱华栋 著



CIPG

海豚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视镜 / 邱华栋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2.10

(独立文丛)

ISBN 978-7-5110-1091-9

I. ①后… II. ①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2323号

后视镜

作 者: 邱华栋

丛书策划: 祝 勇

责任编辑: 李忠孝 王 玮 郝付云

整体设计: 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9毫米 × 1194毫米)

印 张: 5.25

字 数: 83千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1091-9

定 价: 26.00元

侵权必究 版权所有

左镜：4分33秒



约翰·凯奇死于1992年，生于1912年。1938年，他发明了“特调钢琴”，使其在演奏中发出意想不到的噪声。次年，他又创作了《想象中的风景一号》，这是电子音乐的第一个范例。他随后的作品也始终独立于欧洲的音乐传统之外。他尝试过类似东方音乐的系统节奏法。后来，在禅宗的影响下，他开始极为推崇无目的、无目标和无声沉寂。1952年，他创作的《4分33秒》，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地表达了他的现代音乐观。演奏者在4分

33秒的表演过程中，只是在表演无声。他的许多创作还为演奏者提供了极度的自由。他的总谱有时被认为是高度模糊的构图设计。他在1963年创作的《第四变奏曲》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此外，他的另一些创作又包含了音簇及戏剧成分。总之，约翰·凯奇用无声代替音符，用“非固定”原则代替和声，既是对西方传统音乐的创新和实验，也是一种解构和批评。

他走上台了，他坐到钢琴的前面了，大家鸦雀无声，充满了敬仰，充满了期待，甚至还有一种神秘的暗示在现场弥漫，因为，他是著名音乐家，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Master，他今天无论演奏什么，我们都将谛听。他叫吴音，这名字听着就是和音乐有关。他用了20多年的努力，丰富了现代音乐的走向，成为世界瞩目的华裔音乐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到美国留学，之后，他将音乐的有声和无声统一起来，比如，他尝试过各种可能的音乐的创作和演奏，他把木片和铁丝放到钢琴的发音部位，甚至把钢琴全部浸到水里来弹奏，让钢琴发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有旋律和节奏的声音。这种声音，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音乐，也可以把它叫做对

音乐的破坏。但是，这就是音乐的发展，现在，音乐已经到了它的新阶段了，这就叫做后现代音乐，叫做新的音乐。

他坐下来，他在凝视着钢琴的那些琴键，他没有做声，也没有动作。众人期待他突然出手，他出手的动作应该如同疾风暴雨，或者像雷鸣闪电，万马奔腾。我们都知道钢琴是音乐之王，是乐器之王，小提琴是王子，小提琴可以如泣如诉，可是钢琴！只有钢琴才可以表达出大海的广阔和波涛汹涌的感觉，只有钢琴才可以发出对自然界万种声音的模仿，它复杂，激越，轻柔，甚至是你听不到的音频。钢琴的琴键在停止弹跳的时候仍旧在轻微地抖动，在这种抖动中发出的颤音，你的耳朵已经听不到了，可是，有些动物还可以听到，比如老鼠、蟑螂、蛇这些动物，甚至是潮虫，它们的听觉比我们人类发达，它们的听觉要更加敏锐，当我们向一只有着蟑螂的房间走过去的时候，我们的脚步发出的声音对于蟑螂来说，就像是地震一样。我们每走一步，我们的脚步声就如同地震的每一次发作，然后蟑螂在你到来之前，在你打开柜子之前，在你发现它之前，早就有充分的时间可以逃之夭夭了。声音是分有声和无声的，但是这种划分，实际上是以人的尺度，以人类的听觉尺度来划分的，并不是正确的。

他就是后来改变了这个想法，他发现，无声实际上就是人听不到声音而已，但是，无论是宇宙还是人类社会中，永远都存在嗡嗡声，比如我们生活中存在的白噪音，它们都是在人类的听觉之外的，是照样存在的，因此，必须要尊重噪音，因为噪音也许就是声音的本质，也许是音乐必须要正视的东西。只有噪音才是和被人类安排得中规中矩的音乐相媲美的声音。

他坐下来了，依旧在凝视着钢琴，但是，他还没有出手，我们都不知道他会如何演奏。大家屏住了呼吸，大家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大家都安静得能够听到自己心里的秒针在走动的声音了，大家等待着他给他们、给我们、给你们带来一场音乐的盛宴，一场音乐的饕餮，一场音乐的震撼。

现在，你已经进入到这个美容美发店里了，你坐下来打算洗个头，你还有最后的10块钱，你想在这里把它花了。我叫王强，你说，你是哪里来的，姑娘？原先，你在附近溜达一阵子了，你一直想靠近这个小美容美发店，你看见它就在运河边上一条有些偏僻和隐蔽的小街上，其他美容美发店的灯都在旋转个不停，让你有些头晕目眩，只有这一家的灯

是不旋转的。不远处就是北京的中央商务区，你刚才从那边一路走过来，你看到眼前是一个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世界，你看到的是纸醉金迷的世界，你看到的是光鲜的男女纷纷出入一幢幢高大的写字楼和公寓的情景。这是长安街沿线的一段，往东就是一片高大巍峨的建筑，拔地而起。昨天，你曾经到附近的工地碰了碰运气，但是，没有人理你，他们现在都不要人了。你感到特别的饿，实际上，你有两天没有吃饭了，你在这个城市里举目无亲，你不认识任何一个人，但是，你又不想去任何一家饭馆去要饭，你就在黑夜里胡乱地走。

你是来北京找舅舅的，你的妈妈给你打了电话，说，你的舅舅从国外回来了，他叫吴音，你的妈妈叫吴英，是吴音的姐姐。吴音，你舅舅，是一个在海外很有名的音乐家，他要在北京举行专场演出了。因为没有要到打工的工资，你就剩一点钱了，你决定去北京找舅舅。舅舅是一个名人，一定会给你想办法的，你妈妈说。于是，你很高兴，你就来到了北京。可是，你发现，在这里找你舅舅很困难。首先，舅舅住在哪里，你根本就找不到。他的助手倒是告诉你了，他住在一家酒店，可是，你去那里的时候，发现他上午到，下

午就已经离开了。你进入金碧辉煌的酒店大堂，就感到这里不是你的世界，这里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里是别人的世界，是金钱和权力的世界。酒店的服务员告诉你，你的舅舅走了，到另外一家酒店住了。后来你的手机就没有电了，你的手机卡同时也没有钱了。手机就无法使用了。在北京，找公用电话特别难，于是，你就买了一份晚报，你看到舅舅要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消息，你很高兴。你觉得自己很聪明，一定会找到舅舅，因为，他是名人，在明处，而你是一个渺小的人物，你只能躲在暗处，于是，你就一家家酒店去找，结果每当你到达一个酒店，那里的人就告诉你你的舅舅已经离开了。你以为是你舅舅故意和你捉迷藏呢。其实，是人家酒店的人故意和你说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谁是你的舅舅，他们看你就觉得来气，觉得你是一个民工，怎么可能有一个住在五星级酒店的舅舅呢？

当你从报纸上得知，你的舅舅晚上要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你很高兴，这下子你终于能够找到舅舅了。你觉得自己有希望了。可是，你为什么要找舅舅呢？还不是想问他要点钱？因为你口袋里几乎没有钱了。想到了这一点，你又泄气了。你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尤其是给自己的亲人带来麻

烦。可是，现在你是走投无路了。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能是哪里可能有路，就往哪里走了。而你的舅舅就是你的希望，你一定要和舅舅见面！你想在路边一家小吃店吃一碗面条，但是，这家饭馆里最便宜的饭也要五块钱，而且里面还没有肉。其实，你更想吃有杂碎和肉的卤煮火烧，但是，那卤煮火烧的价钱是六块钱，你觉得贵了，不敢下决心去买。于是，你只好看别人在吃连汤带水的面条。那面条的碗很大，里面只漂浮着几片早就卤好的牛肉，和一些香菜，以及葱末，这样的面就叫牛肉面了？他妈的，五块钱还想吃到什么？你从跑堂的眼神里读到了这句话。你想，算了，我不吃了不行吗？我走！总归，你口袋里的钱吃不了几碗这样的面。于是你就离开了饭馆，来到了街上。你路过水果摊，闻到了水果的缤纷的香气，你馋了，很想吃个苹果或者桔子。你犹豫了一下，就走开了。这时，忽然有一个桔子滚到了你的脚下，你趁机弯腰把桔子抓在了手里，快步走开了。你走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看到没有人注意你，你很高兴地把桔子掰开来，一瓣瓣地耐心地吃了起来。这桔子是你两天以来咽进肚子里的唯一食物。

然后，你抹了抹嘴，上了大街。大街上，人来车往十分

热闹，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你认识的，他们也不认识你。这就是大城市的好处，那就是，谁也不认识谁，不像在村子里，无论你离开了多少年，只要是你在村口一露面，就会有人说：啊，强子回来啦？强子！每个人都要和你打招呼，大家都认识你。在大城市，无论你是干什么的，都没有人知道，即使你刚刚认识了几个人，这些人也很快就会离开城市到别的地方去，大家都是流动的。因此，无论是做鸡还是做鸭，都没有人知道。这就是那些小地方的女人来到陌生的大城市里做小姐很放心的原因，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外面干什么和干过什么，城市里人太多了，城市也太大了，没有人关心你是干什么的，只要你能够活下去，就是你的本事，就是你的胜利。

你看了看表，六点半了，你的舅舅在七点半准时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你挤进了地铁，你发现，今天地铁里人似乎特别多。现在，城市里有了地铁，真的很方便。轨道交通的速度很快，当初你在广州，就是一眨眼就来到了东莞，因为有那种子弹头列车可以坐。现在，地铁里的人头攒聚，大家像贴饼子一样贴在一起，互相之间是那么的亲密，可是，实际上，大家彼此都不认识。忽然，一个女孩子尖叫了起来，哪

个流氓！摸我的屁股！滚开！由于人太多了，是哪个女孩子发出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人群骚动了一阵子，男人和男人站在了一起，女人和女人站在一起了。那么，刚才，是谁摸了一个女孩的屁股？没有人知道，现在，也没有人去关心这个问题了。总之，人这么多，肯定会有流氓浑水摸鱼，顺便揩油的。你感到在地铁里很憋闷，很不透气。可是，地铁还没有到站，还要换乘一号线才能到达天安门站。在某一个地铁换乘站，下去了很多人，人们像流水一样流出了车厢，接着，又进来了很多人，就像车厢在吞吐人群。你想起晚报上登的一句话，“旅客吞吐量”，你看到了非常形象的旅客被地铁吞吐的景象，你笑了。你还想起晚报上的几条新闻，一条是一个小商贩又把两个城管队员给刺死了。你心里想，这真是悲哀啊，都是为了一口饭，怎么就不能让商贩有个活路呢？城市爱干净，可小商贩也要活啊。城市里的写字楼、商铺的租金贵，小商贩怎么可能租得起呢？因此，城管和无照商贩就成了死敌，必然要经常地躲猫猫，捉迷藏，不是城管“失手打死”了商贩，就是商贩“杀害”了城管。

你胡思乱想着，想起来了你在东莞打工的一个工厂的工友。他叫黄汉刘，他就是因工致残讨要补偿不得，最后，杀

死了两个台商的。你忽然闻到了车厢里飘来一股腥臭气息，是有一个孕妇呕吐了。忽然，你又看到，车厢门开了，从外面进来了两个盲人，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把乐器，似乎是带录音的电子乐器，一边走，一边向别人伸手要钱。不是说不许在地铁里乞讨的吗？刚才你在晚报上看到了这么一条新闻，那为什么地铁里还有乞讨的呢？你看见很多人把脸扭过去了，假装没有看到这两个盲人，可是也有那种感觉不好意思的人，或者比较厌烦盲人在你眼前不走、不得不掏钱的人，给个那么一块两块的。两个盲人就这么一路走了过去，三分钟之后，地铁又到了一站，他们就都下去了。接着，伴随旅客走进车厢的，是一个残疾人，他盘腿坐在地上，就那么用膝盖一挪一挪地走路，看着就那么的揪心和难受。就是有这样的人，他拿他的残疾来博取你的同情心，然后让你掏钱。这个残疾人就那么在车厢里挪动，然后伸手要钱。他的待遇比那两个盲人要好一些，而且，他也很会看人下菜碟，专门找那些心肠软的女人和小女孩要钱，几乎人人都掏钱了。这个时候，又到了一站，外面忽然进来两个保安，身材高大、体态肥胖，把这个残疾人抬出去了，一边走一边说，不许你进地铁乞讨的，怎么今天又来了，等会儿有

你好瞧的，我们要好好收拾你！残疾人很镇定，还面带微笑，你刚好和他的目光相遇了，他冲你摆摆手，你觉得很尴尬，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他，弄得好像你真的认识他一样。

约翰·凯奇说：“多年以来，我才发现，我从未真正把音乐看作游离于生活其他方面的一种活动。纯粹的音乐问题已经不再是严肃的问题。也并非总是如此。当我下定决心把一生献给音乐时，在音乐的战场上仍然有不少有待于取胜的战斗。人们把乐声和噪音区分开来。我则追随瓦雷兹，为噪声而战。其他音乐家也一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瓦雷兹的《离子化》是唯一的一部打击乐作品。到了1942年，这类作品已经有了一百多部。现在，这类作品则多得数不胜数。如今，不论声音中具有何种泛音结构，几乎任何一位倾听声音的人都能够安心倾听。”

他坐在那里提气和运气。弹钢琴是需要气的，需要丹田里出现一股气来支撑。弹钢琴难道不是体力活吗？就在昨天

晚上，在君悦世禧大酒店里，他打开电视，刚好看到了一个节目，是大象在比拼弹钢琴。大象怎么会弹钢琴呢？当然会，因为，有训练员训练它，最终，大象也可以弹钢琴了。大象是用鼻子弹钢琴的，它们其实不懂得人类的音乐，但是它们发现用鼻子敲打那些黑色和白色的琴键很好玩，大象也很聪明和顽皮，它们知道人类要它们用鼻子去敲打那些琴键，发出了声音就有奖励，就有香蕉吃。于是，大象就用鼻子在弹，其实是在轻轻地砸那琴键，发出了声音的。这个时候，音乐家、钢琴家吴音就感觉很有意思了，这大象弹钢琴，发出的表面看上去很不规则、很没有道理、谈不上有人类的所谓旋律的那些声音，让其他的大象都感到了兴奋。也就是说，一头大象弹奏钢琴，发出的声音，人类觉得那是噪音。可是，其他大象都听明白了，都兴奋起来了，都在用前脚在地上蹭，并发出了响应声，显得很兴奋和有一种知音的感觉。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也兴奋了，因为，这证实了他的观点：音乐，不见得必须要被人类自身所限制和规范，大自然里所有的声音都可以是音乐。当然，这听上去是一种很疯狂的说法。比如，把木片夹在钢琴的发音部位，然后弹奏出来的曲调，就是很不规则的，有木头的音质。那么，把钢

琴键浸泡在水中，弹奏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就带有了水的色彩和质地。这就是他经常实验的手法。那么，大象的演奏，是它自己的演奏。表面上看，是大象在学习人类的音乐，实际上是人类被大象戏弄了，大象演奏的是大象自己能够听懂的节奏、听懂的不规则的音乐。要不然，其他大象怎么那么兴奋呢？

他感到很兴奋，现在，他坐在那里，把气运起来了。提气要从小腹里面提，从肚脐眼以下两寸的内部、深处来提，把气缓慢地提起来，然后他就可以把气聚集到胳膊上，再运用到手指头上，这样，他就可以弹奏了，手指头就非常有力了。他感觉到那束追光打到了他身上，他沐浴在一个巨大的光圈里，他感到身体发热，因为他是大家瞩目的焦点，这偌大的舞台上，只有他一个人，只有他独自为王，他是享誉世界的华人音乐家，后现代音乐大师、结构和解构主义音乐家、抽象主义音乐巨匠等等称谓，随便报纸、电视和杂志去胡说吧，现在的大学，盛产各种理论和说法，在美国的大学尤其如此。要是学校里的教授们不能抛出一些奇谈怪论和各种说法和“理论体系”，那么，他就是无比可疑的，就是配不上吃教授这碗饭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本来，文学这东

西，都是以文学创作本身为主体的，也就是说，是以小说、诗、散文随笔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可是，美国的大学，老天爷，竟然把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成一门专门的文体，把文学批评这个附着于文学创作的文本才有价值的东西给独立出来了，独立成一种晦涩不堪，十分难懂的文体，而且大量地生产，到处出版，和文学创作出来的文本几乎等量齐观了，这就显得荒诞了。那些谈文学的理论书成为了大学生们消费的东西，可研究文学的人基本不看文学作品，而是专门啃那些谈文学的理论书，这样就从理论到理论，然后不断推出自己的新理论，搞一些怪名词去混饭吃。所以，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教授们的理论命名和胡说八道，随便他们怎么去胡说吧，我自己搞的就是我自己的音乐，搞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一套。我依靠对音乐的天才般的理解，改变了音乐的走向，音乐在我这里拐弯了，而我是一个华人。我才不理睬你们怎么给我戴帽子、戴什么帽子呢。是的，我能把我小时候在山沟里听到的声音，比如树和风的声音，比如雾的声音，比如水和水上掉落的毛毛虫与水蚊子走动的声音，比如山雀扇动翅膀把空气带动的声音，老水车转不动了因为水流变小了的声音，比如牛吃草、打嗝、放屁的声音，比如蚯蚓拱动泥土